

# 勞農俄國研究

是書專述俄國勞農主義經過之原委，對於俄國革命之歷史，勞農政治之特質，組織之綱要，社會文化設施的方法，解放婦女之原由等，均敘述甚詳。讀之不僅明白勞農制度之現狀，且可了解勞農主義的宗旨之所在。

李達譯 一册定價一元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The World of Labour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一年十月初版

(勞働之世界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壹元)

(外埠酌加)

著者

G. H. ...

譯者

胡

發行者

商務印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商務印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

分售處

商務印

長沙常德衡州  
福州廣州潮州  
貴陽張家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

自情形無別於英國，外國都因為戰爭已經從根本上變更了。著者在一九一三年草成本書，其時俄國這隔着秘密的和緊逼的政治的社會，更沒有勞働組合運動。到今日勞働組合運動與公社制度，除開純粹政治的和軍事的團體之外，在蘇維埃俄國差不多為其唯一生活勢力。在我著書的時候，德國勞働組合運動成為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恭順奴僕，而社會民主黨在軍閥與專制帝國之下遵守憲法的規定，奉之惟謹。今日德國勞働運動時而受斯巴達主義 Spartacism 的衝動，時而受不悔禍的帝國主義的衝動，使他從左至右從右至左的搖動不安。自從我著書之後，比利時的勞働運動已經被戰爭擊成粉碎，到今日，在比利時產業的廢墟上，從新修造的工程，很難得動工。法國沒有發生急劇的變動，勞働組合運動很能夠穩定而有勢力。但是從運動的行程上看來，法國的運動好像已經把早年的工團主義者的理想主義拋棄了一大部分，所以他好像可以永久成為一種形式，比我著書時所說與英國勞働組合運動的情形更相近似。至於美國，其政

府時常忙煞於拘捕「世界產業勞働團」的領袖，不安的運動日見增長，而「美國勞働聯合會」內部，好像生出了許多新人物，與沙密爾、岡普 Samuel Gompers 競相媲美。最後即以英國而論，經濟的與產業的情形已經根本上變更了，勞働者在反動的政治勝利之中，而又在經濟場中表現了一個勢力的新意義，這種勢力有非政治的勢力能夠與之抗衡的。

我們生存於一個變化莫測的世界上，在這個世界裏常常有新勢力出現。現在的這種世界既不便於撮要，復不便於分析，若欲加以解釋，則更加困難。世界上每日朝朝的事績，就是人類希望的空想上與人類領袖的淺薄與無能上的實物教訓。今日世界上的勢力，不是大人物身上，也不是大國家身上，却是在飲食飢餓的初步勢力上；他們有飲食的飢餓，精神的飢餓，土地的飢餓，用理想主義的感動，無論甚麼地方，或高或低，都發生飢餓的感動，而且這些飢餓大都全由經濟的逼迫而決定的。在今日所流行的運動，是羣衆運動，發生於不出色的人民之中，至於如何發生，誰都不知到，而且運動蔓延之後，造成了他們自己的預言者和解釋者。蘇維埃，「勞働者與軍人會議」「勞働者委員會」以及其他等等新團體的發生，並非僅僅因為理想家建立了他們的，却因

爲勞働者居在這個社會情形之中自然難免發生出來的，他們不是建立的，也不是產生的，却是自然然而發生出來的。這種發生出來的東西即是他們的生氣底最確實的保證人。

在戰爭之前，趨於結社的傾向。無論在英國或是其他各國的社會，已有長足的發展。他的發達，因爲漸漸的男子女子都漸漸的覺察到他們的方路，由這條方路，他們的公共目的和希望的公共表現，方才達到。不久之後，戰爭破壞了許多普通的團體，而又建立了許多人工的團體，好像阻礙了他的進步不少。但是不到許久，團結的衝動又在新團體之內，時時衝起。於是英國的工場事務員與工場委員會，和俄國的水手，軍人，勞働者也有了團結。結社精神可以查覺得出的迅速不僅擴充到勞働階級，而且擴充到社會狀況中各種各階級的薪俸所得者，和職業員了。

俄國與歐洲中部的政治革命，以及後來隨聲響起的更加實行的和企圖的經濟的和社會的革命，不過是民主主義組織的極峯，如萬瀾波濤鼓盪極高之處。要想說明歐洲大陸勞働運動的新趨勢，至今還沒有走到那個時機。著者也不願耗費力量，做這種不可能的職責。不僅是現今的情形變化莫測，如戲劇登場，一幕閉上，他幕又啓，使分析不可能，而且各種檢察官的行動和國際

交通的阻礙，即對於實在事實要得點可靠的新聞，也是無希望的事情。所以著者不得已把這一段職責留到將來，再用戰後的經濟勢力，重新估定歐洲勞働運動勢力的價值。

著者近著一書，名曰「英國勞働組合論」An Introduction to Trade Unionism 已殫精竭思，述明英國勞働組合運動的現在組織和政策。讀者有願意研究勞働組合運動的實在構造和方法在最近數年來的變遷是如何的。請一讀該書即知。本書中所討論的幾個問題，在該書中已經有了一個小小的端緒，讀書一閱即知。但是要而言之，無論勞働組合員人數及其勢力近年來已如何大形增加，而一九一三年存留未解決的問題，直到一九一九年依然未曾解決，這也是讀者知其爲真實的。惟有兩三個地方，內部困難的解決，確已有真正的進步，但是困難雖有解決的希望。新勢力雖是促進進步，然而這種新勢力，至今所居的時期，仍然是好像在那裏發生新的問題，而不像在那裏解決舊的問題。

著者已在別的書上，對於這些新勢力中幾個最重要的勢力，加以許多討論。譬如在「產業自治」與「英國勞働組合論」二書裏，著者已極力說明機械及其附屬各工業的工廠員運動的發

達，以及其他各部類中如鐵路從業員底同樣的一般勞働運動。這些新的運動都是想在勞働組合運動團體內解決內部民主主義的問題。這些運動大都是根據於工廠或是別的工作地方，都是想在這個基礎上建立一個更滿足更合乎民主主義的團體，遠出於現在其認的勞働組合構造形式之上——支部呀，地區委員會支部呀，全國行政部呀，以及代表會議呀。他們是在工廠或其他工作地方的勞働者裏面自然應時而起的，而且他們的產生，是由於戰時情形如勞働稀少等原因，工廠中發生了許多複雜的問題，由這些複雜問題的集聚疊累，發生出來的。有許多都是非正式的團體，往往該團體沒有十分經其組合員所屬的各組合所承認，而且往往與各組合的全國行政部以及憲法行程相衝突。著者相信這些團體，決不會永遠成爲非正式的，却會等到勞働組合的統制方法上發生許多變更，使他們在將來更民主主義的勞働組合運動的憲法的機關上，居一重要地位。

當一九一三年草成此書，著者對於勞働組合界中的職員與一般勞働者分子兩者間決裂的增盛，垂許多注意。一個勞働組合的長任職員，處近今情勢之下，即刻企圖把一切勢力漸漸聚集

於他自己掌握之中，而與其組合員的感情一天一天疎隔。勞働組合運動的支部團體，往往太沒有生氣，因為他建立的基礎太虛空，不能使組合員裏面的活動興趣，得着何等親密的聯絡。而且在這種情形之下，各團體不能常常表現組合員關於產業事項的意志，以致不能用作民主主義統制的有效的器具。如此勞働組合運動的民主主義的基礎已成爲空虛。小小單位上一缺少民主主義則推之於大的團體單位難免不有更大的缺憾。一九一三年著者已經說過，全國勞働組合運動裏取得真正民主主義的唯一方法就祇有由各地方的真正民主主義作爲基礎建立起來。

工廠事務員運動之所以成爲重要，因為他打開了一條道路，解決這個問題。雖然這種運動到如今崩開了組合員與職員的決裂而且非法的把持一切權利到他的手中，好像似生出了許多新困難，但是這種趨向確實是通開一條道路爲勞働組合團體別開生面。我相信將來的情形一大半是倚靠勞働組合運動的形勢，而這個勞働運動是根據於工廠，他的構造全體是建築在工廠的基礎上。

這種新團體形式的發展，其原因固不限於希望於勞働組合政府中重新建立民主主義，或是戰時產業的特殊情形，却是更因為勞働組合政策的新方路與傾向。英國勞働組合運動在戰前的時候，企圖取得一部分產業直接管理權的希望已經顯露出來，著者於其發展中感覺得一種興趣，這種興趣確實為著者草述此書的最要動機。有些事項在戰前的時候不過是渺茫的傾向，然到現今幾個主要產業裏，已成為一個確定的而又熟慮過的主張。礦業勞働者主張礦山國有而又同等極力主張他們在國有礦業中有一半管理權，無論是全国的和地方的又或是在一個特別的礦窿裏。鐵路事務員在鐵路業內也發生一個差不多同樣的主張，而且要求管理的，在郵政局和官吏員裏的情形，也非常緊急。作這種主張的也不限之於國有的產業，或是將會收歸國有的產業裏，而且其他許多產業裏也發生了各種各樣形式的要求，機械工與造船廠勞働者要求尤甚。

這種政策上的變更與發達影響於各種社會主義者團體以及各勞働組合。現今獨立勞働黨的全國行政會議發表他的經濟政策，有一議決案如下：

本議會確實相信生產、分配和交換機關的公共所有權爲社會主義者努力和宣傳的最重要目的，而且宣言產業民主主義，惟有勞働者取得生產方法與產業的組織及行政的管理權，才能夠成立。

這種議決案，在數年之前，我可以斷言獨立勞働黨的許多全國領袖，必極力反對。

我早已料及社會主義者裏面漸次容納了一個思想，勞働者由勞働組合或基爾特來直接管理產業，本書中所述的許多事項，在那個時候不過是「鞭策死馬」而已。我確實相信關於勞働運動方面上對於勞働者管理產業的思想的內部爭鬭，已經是爭鬭過，而且是勝利過。至今還有許多頑梗不化的集產主義者留在世界上，然而他們已不得不緩和他們的言辭，並取消他們不喜歡產業民主主義以他們不相信人類天性的說話。至今不消說還是有許許多多勞働組合運動者與勞働組合職員比集產主義者還沒有進步，而且仍然相信一個純粹的改良主義者勞働組合運動永久在資本家制度的構造之下活動。但是這些老妖精再不能做甚麼暫時的和偶然的阻礙了，而且勞働組合與社會主義者運動的活動方面現在已正式的探求產業民主主義無庸

疑慮的了。

這層說話自然不是說產業的民主主義是實已達到了或是實會達到。資本主義的主要人和職業政客已眼睜睜的坐着他們所喊的產業鮑爾雪非主義的侵迫，而且抖起精神盡其力之所及用各種方法以圖抵制。他們使出他們的強力壓迫力，歸於失敗，乃圖謀用一種柔和的言辭溫恭的諷讓使出的一種手段以洗淨勞動者的憤怒。現在一般都承認了『勞動者不能再有何等強力逼迫加以管理了』這句話就是勞動組合對於勞動不安於一九一九年提出於產業會議的覺書中的一句說話。現在的提議，好像是捨棄威壓的手段都是要求勞動與資本（或竟說是資本家）在產業管理上合夥經營。用這些方法專為私人謀利益的現存的產業團體，不僅是能夠保留起來，而且允許勞動者於維持上給以表面上的利益之後，反而能鞏固起來。

這些說話，並不是回復我在本書中討論過的勞資協社和按股攤利的腐舊無信用的計策。這個提議是，至少在幾個協合，在大的資本家結合之下，勞動者的團體准其加入，作為托拉斯中的一種後進的夥友，而成的一種產業托拉斯團體。本着這些理路的提議，一旦鑛工對於鑛山國

有和一部分管理權的要求好像到了成功點的時候，必定是轉而主張由「英吉利鑛業協會」來作鑛山所有人。在別的地方現出來的計畫不若是野心悻悻，但是這些計畫都是產業情形中承認過的新要素，很顯而易見的。

而且「菲特雷報告」Whitley Report 提議各種產業裏設置「常備聯合產業會議」，這樣辦法很容易招人把他看做有同一趨向的步驟。我並非說是這種辦法明明是「菲特雷委員會」全體會員或大多數會員的目的；但是「菲特雷會議」在幾種場合，用以增進資本家與勞働者一種合夥經營的進步。這種進步在這些會議更顯而易見，陶業會議就是一個明例，維持買價是即會議中明白宣示目的之一。因為這個目的，一方面是想維持利益，他方面是想維持工資，而對於消費者的利益，沒有給以何等捍衛。

不消說，這些計畫中，沒有那一個把勞働者在產業管理上真正應當所占的地位加以考量。今日資本家捧出一部分管理權的時候，他們的真正用意是要居一部分利益，在維持和確定利潤上有發言力。原來資本家把產業看做爲謀取利潤的目的而存在，我們對於這種態度要加以解

釋沒有比這樣說話更好的。但是勞働者要求管理權的時候，他並不是爲着原先所注重的利潤或是利潤分配的事項，却是主張產業的實在管理的民主化，和爲有團結的勞働者在他們勞働之下的條件上取得真正一部分管理權。勞働者對於逐利者的補救方法，不是爲他自己瓜分一部分利益就了事，却是要產業歸於公共所有權，而又有一種民主主義管理的制度才算真正補救的方法。

或者當資本家的，對於產業的將來神經很靈敏，很願意把管理上的一部分實權授之於勞働者手裏，只要賺取利潤的制度得保存，股利制度得繼續不變就夠。德國的情形好像就是如此，資本家抵抗民主潮流要實行社會主義化的計畫，就施行他們的最後的拋棄。勞働對於這些提議所取的態度如何，將看伴着這些提議的條件怎麼樣來決定。勞働者盡其力之所至能夠取得的管理權，無不力圖取得。但是他方面他們又小心提防自己不要給與資本家甚麼紅利的保證。他們一定是排斥與逐利制度相混淆，而且強迫實行他們的主張，要產業歸國家所有，還要求要有民主的管理。

這種態度爲「英國鑛工聯合會」所採用，用以對待鑛山資本家所出的提議，很鮮而易見。這些提議適足以促成鑛業勞働者更加着力實行他們的主張，貫徹到鑛業歸國家所有和勞働與國家合同管理這鑛業。史德拉克提議國家所有權和聯合管理（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四日「煤鑛委員會之前即已出現」）煤鑛主提議資本家與勞働者底反社會主義的圖謀利潤的托拉斯之後勞働者回答他們的說話。

關於產業管理的社會情形，自從一九一三年我著這本書以來沒有多大的變更，他的進步情形我有先見之明，不過他的迅速，非我始料所及。解決產業問題所必需的許多方法，至今依然如故。不過是解決的實現更覺得接近，更覺得急切能行了，以近來社會上經濟的桎杌，除非建立公共所有權以及產業的民主管理的制度之外，仍然是沒有解決的方法。

這個變化的發生或是這個進步的實現，一因爲勞働者的勢力已增加強健，一因爲資本主義遇着特別困難的境遇，而財政情形尤甚。這次的大戰就真正財富上說，不僅差不多蕩盡了歐洲各國，而且使世界各國中購買力的分配已根本上變更。他顛覆了世界上的市場，使國際的與國

民的財政擾亂不堪，這種災害恐怕沒有那一個能夠躲避了。大戰的痛苦，世界各國未嘗可免除，祇要各國能保持耶穌教義，互相豁免他們的債務，祇要各國的政府有這個勇氣，採用一個快刀斬麻的政策，強迫徵收財富以減少戰爭債務。但是那裏有這個國家，那裏有這個政府，能够提起勁來實行這個辦法的呢？既得的權利，在各方面都遇着反對，但是既得權利的繼續存在全靠這種制度，而真正掘發這種制度全體的牆腳的就是這個權利。我並不是說英國裏或美國裏的資本主義將會急轉直下的崩潰。這樣的變更是決不會發生的，除非受了外國資本家崩倒的牽連或是因國內勞働者暴起的衝動。但是我可以斷言資本主義的全體構造，至今雖氣餒凜凜，而根本上已遭破壞，再奮力一攻必全體瓦解，也不甚爲困難。

衝擊勢力最强的莫甚於勞働者，很顯而易見。勞働運動，除開鼓舞於今日有組織的勞働者裏面的新精神之外，自從我著書以來，內容更加擴充，更加表現。近年來一個最重要的發展是即次精練勞働者也有了組織的進步。這種進步，自從一九一一年以來，在大戰前數年間即已有萌芽。但是這次的大戰大大的增加了他們的運動的速度，使這些部類的勞働者都進到勞働組合的

組織。這種進步，不僅是說這些部類的勞働者在與資本家磋商條件上有了更大的努力，而且是說他們在勞働運動上所居的地位已大大的升騰——這個變化自從精練勞働者與粗劣勞働者間分割界綫消滅減淡之後更加急劇，而且這種進行在戰爭的時候比戰前各時代更加迅速。（請參加本書第七篇）

在大戰之前，加入一般勞働組合的勞働者，將近四十萬人，其中大多數都是次精練勞働組合員。到了現在，這些組合的組合員超過一百萬人，而且這些組合結合成爲一個強有力的「普通勞働聯合會」以作一致行動政策之用，直到合併組織發生後才止，到這個時候合併組織的問題已經起了許許多多的討論，而且有許多很小之協會已實行互相合併。但是完全合併的組織在較大的協會裏還沒有怎樣達到。然而有三個協會——「勞働者組合」「全國勞働者合併組合」以及「市府雇員協會」——已經有了一個親密的成約，連合攏來成爲一種總聯合會定名曰「全國合併勞働者組合」National Amalgamated Workers' Union 這個連合體有組合員五十萬人以上。其餘的兩個最大組合——「普通勞働者全國組合」和「船塢碼頭，水岸普

通勞働者組合」——已經討論了合併的問題許久，但是至今沒有現出甚麼實行的計劃。[全國婦女勞働聯合會現在約有會員五萬人，依然與「全國普通勞働聯合會」National Federation of General Workers 沒有什麼關係。

次精練勞働者裏勢力的結合等是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了。但是他們與代表精練勞働者的職業組合關係的扞格，依然是沒有什麼變更或是加以調和。本書第七篇所述明的各項困難到一九一四年依然是非常深重，不過是這次的戰爭大大的看重了這個問題，同時次精練勞働者的勢力已大大的增加，遠出於精練勞働者之上。所以勞働組合主義者的運動，希望使精練勞働者與粗劣勞働者聯合，組織成一個組合，在理論上已經有了端緒固無疑義。但是除開各種一般勞働者運動之外，至今這種理論付之於實行上仍然僅有小小的徵示。

要而言之，結合勞働組合勢力的實在職責，比較起來，沒有做了多大的進步。鋼鐵產業裏的勞働組合員的大多數在一個單一結合之下具有連合的勢力——單一結合就是「鋼鐵勞働總聯合會」Iron and Steel Trades Confederation——建築業各種全國組合間也成立了一

個有效力的聯合會。但是在大多數地方，連結一致仍然是在探求之中。機械勞働者以及其他各類勞働者也在討論合併的計劃，而且勞働組合會議已經命令了一個委員會以研究勞働組合構造的全體問題。但這都不過是些計劃，而這些計劃之變成事實仍然是遇着許多阻礙，與一九一三年相同。我們可以說一句穩當話，趨向於有勢力連合的運動在戰爭期間資本家的協合比勞働組合爲有長足的進步。

從一九一三年以來影響於勞働運動組織的最大變化或者要算是在政治方面。勞働黨在議院之內，卽以一九一八年選舉的結果而看，勞働黨黨員的人數仍然是與前大略相同，不過是那些重要的獨立勞働黨黨員歸於失敗了。但是勞働黨的組織好像是一個非常議院團體而且起了一個大變化，勢力又很擴大。他的黨綱已經推廣了範圍，以故各個會員皆准其加入，而且擬定一個大計劃，用大規模組織建立一個「頭腦與徒手的勞働者」的「真正黨派」而且有一個建設的次序包含國際政策國家政策的全部基礎。

我並不是說這個新政策至今用何種完備的方法已經實現出來，又不是說頭腦與徒手勞働